中国作家文库

虎魂



年志勇 著

苍莽的野性 淋漓的血迹 伤痛的人欲
白雪黑土深处曾经的失乐园

作家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苍莽的野性，淋漓的血迹，伤痛的人欲
白雪黑土深处曾经的失乐园
前后五十年，纵横八千里，演绎了五光十色的斑斓
尽现国难家仇、人生百态、男女情爱
内容宏大厚重，笔触优美细腻，地域文化鲜明
堪称一部长篇力作

ISBN 7-5063-2938-7
9 787506 329385 >

ISBN 7-5063-2938-7
定价：32.00元

虎魂



年志勇//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魂/年志勇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4
（中国作家文库）
ISBN 7-5063-2938-7

Ⅰ.虎… Ⅱ.年…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159 号

虎　魂

作者：年志勇
责任编辑：王　征
装帧设计：孙豫苏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550 千
印张：22　　插页：4
印数：001-6000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938-7
定价：3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主要人物

老　金：老虎窝早期居民

老金太太：老金之妻

赵金氏：乳名翠儿，老金之女，赵前之妻

金首志：赵金之子，后化名富连声

金首志四任妻子：严秀姑、苗兰、胡秋月、乔小脚

赵　前：山东移民，老金女婿，老虎窝财主

赵韩氏：赵前之妾

赵家五女：玫瑰、冰花、百合、金菊、马兰

赵家六子：成华、成国、 成永（赵麻皮）、
成昌（四傻子）、成和、成盛（赵大嘴）

王德发：老虎窝早期居民

王宝安：王家长子，乳名大猫，赵玫瑰之夫

王宝林，王家次子，乳名二虎，娶妻张惠芬

牟清惠：人称老牟，民国初期老虎窝村长

刚八门：神秘莫测的算卦先生

荆子端：老虎窝乡村教师

荆容翔：荆子端之子，赵金菊之夫

连玉青：赵麻皮之妻

甘　瞳：赵马兰之夫

马二毛：赵家马车夫

马大吉：马二毛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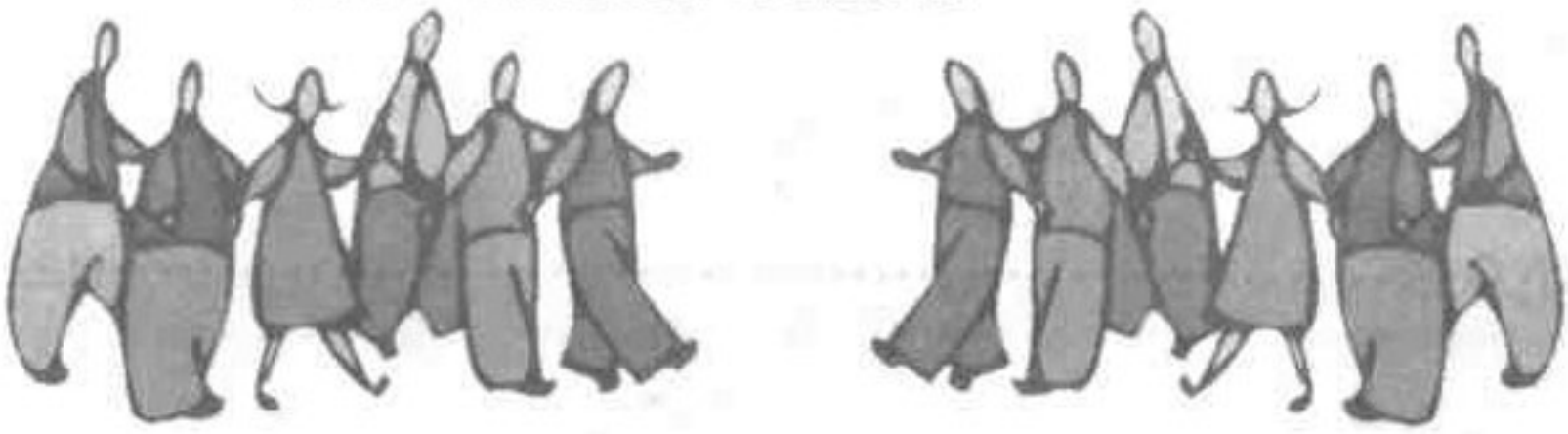
郭占元：赵家长工，杨吕氏姘夫

巧　莲：杨家童养媳，卖身妓院名小兰

赵成运：赵前侄子，山东移民

赵庆丰：赵成运长子，人称赵挑水的

赵庆平：赵成运次子，绰号赵小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s

第1章……1

苍莽的盛京围场，神秘的不速之客。一匹骏马改变了少年的一生，一根金条留下一连串的故事。

第2章……15

谁能料到，屁颠屁颠的金家女婿捡了个天大的便宜。浪迹天涯的金首志差点儿死在大山里。

第3章……33

慷慨的黑土地，插根筷子都发芽。老虎窝徒有虚名，狼也销声匿迹了。

第4章……51

金首志撞上了桃花运。一手好字，一表人才，一段难以置信的浪漫奇遇，一生中最负疚的离家出走。

第5章……67

自命不凡的高墙大院，卦赛武侯的智者谶语，突如其来的胡子和洪水。言必"民国"的霍某何方高人？

第6章……87

赵家的好运挡不住，打井竟然挖出了煤。福兮祸兮，大鬼小鬼齐登门，谁当县官谁心慌。

第7章……99

金首志的第二次婚姻惊天动地。小女子苗兰登报宣告：无畏世人讥讽，祈享自由恋爱之空气！

第8章……119

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是冤仇。小胳膊扭不过大腿，精明的财主也有吃亏的时候。

第9章……139



目录

contens

新官上任三把火，得罪了小日本，不倒霉才怪。犹如晴天霹雳，爱情的挽歌撕心裂肺。

第10章……151

种菜种瓜，打鱼摸虾。杨吕氏想：儿子念书才是正经事儿，至于童养媳嘛，养几年再说。

第11章……163

倔人倔脾气，两个张作霖较上了劲。同名人杰，大帅府邸，谁的屁眼儿插大葱？

第12章……177

不就是养了个小的嘛，天塌不了，该过年过年，该吃啥吃啥。摆平两房女人，赵副经理手腕非常。

第13章……193

铁路修到家门口，儿女亲家掰了脸。孩子大了不由娘，儿子操心，闺女闹心。

第14章……209

堂堂的骑兵旅长，讨老婆还不易如反掌？蝉鸣如潮，榴花胜火，这妮子长得太像前妻了。

第15章……223

声东击西的把戏，贼喊捉贼的鄙鄙。摇了半辈子的卦，只有这一卦最惊心动魄。

第16章……239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何况老郭是情种。死心塌地的马二毛，傻了吧唧的马二毛，图个啥虚名？

第17章……255

少校自有少校的主意，王德发脸都气白了。汽笛



目录



contens

声声，滴泪成冰，骨肉聚散何匆匆。

第18章……267

老金女人死了，当年立下的字据丢了。看似平静的老虎窝怪事不断，四傻子惹了大祸。

第19章……281

鬼子打进了沈阳城，赵氏兄弟何去何从？安城县里乱哄哄，有英雄有狗熊。

第20章……293

战云笼罩的哈尔滨，圣诞的钟声惊飞了鸽群。王宝林留下了一封家书，哪知却害惨了爱妻。

第21章……307

路边的马兰簇簇幽绿，蓝色的小花凄凄惨惨。微雨燕双飞，可哪里是巧莲的家啊？

第22章……321

身陷囹圄的赵前这才懂得，真正和他一心一意的还是大老婆，小女人靠不住。

第23章……339

故园梦依稀，异乡路漫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赵成华走出彷徨。

第24章……351

柔弱女子坚如磐石，这是爱情的力量。天旋地转千万劫，怒问苍天，谁与招魂？

第25章……365

赵大嘴发呆，长得像姐姐似的日本女教师也打人。四傻子不傻，三哥迷恋的并不是杂货铺。





目录

contens

第26章……383

一口吐沫，换来了屁股开花。百般烦恼，王大猫初尝进城抽花烟的妙处。

第27章……397

祸起报端文字，躲进热河山村。金首志无奈，即使改姓埋名，还是厄运连连。

第28章……409

雄浑的长白山是坚韧的书脊，大森林就是悲壮的文字，写满了抗联将士不屈的诗行。

第29章……421

没心没肺的窑子街，胆小怕事的盛裁缝。真是怕啥来啥，莫不如抽吧嘌吧。

第30章……437

奴才就是奴才，日本人不拿县长当盘菜。狼狗咬掉了半边脸，王大猫时断时续地呜咽：包子啊包子。

第31章……451

英雄气短，富连声也想给闺女找后妈。一身蓝士林衣裳的乔小脚自己找上了门。

第32章……467

赵小鬼想媳妇快想疯了，"郑瞎打"配给他一个"麻袋"——矿工的女人啊……

第33章……485

壮士最后的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头颅。意识的碎片里，他想到了养育他的乳汁。

第34章……499

弟弟绝食而死。赵金氏轻轻叹了口气，赵财主长出



目录

contens



了一口气，这其中必有隐情。

第35章……511

警察署长的罗曼史令人玩味，“文明结婚”啼笑皆非。汉奸真比鬼子坏，恶人恶事登峰造极。

第36章……525

公鸡娶媳妇，好玩又好看。赵家大院净是花花肠子，叫马大吉去当“国兵”吧。

第37章……539

“首都”太乏味，“满洲生”太憋屈。从农中到大学，麻木的胸腔里跳动苦闷的心。

第38章……549

马大吉给步枪下跪，跪了整整一夜。千里之外的墓场一派死寂，婴儿的啼哭声冲破了矿山的晨曦。

第39章……563

清冷的中秋夜，日籍指导官落泪了。部落长赵成运泪如雨下：“祸不单行啊！”

第40章……575

中村副县长的意思是，卖桥钞票大大的。重庆各报刊发消息，工长赵成国死于昨日空袭。

第41章……591

老虎窝的儿子天生就有股虎气。骑士看见，中将的脑袋像摔碎了的西瓜似的爆裂。

第42章……603

鬼子和你交朋友，带你去找慰安妇，却不说今晚要杀你。一架望远镜救了老郭的命。





目录

contens

第43章……613

天地笼罩在茫茫雨幕中，火车没日没夜地从土围子外驶过。赵麻皮抚掌大笑曰：满洲国完犊子了！

第44章……625

咱中国人就该乐和乐和！喇叭吹起来，秧歌扭起来。火辣辣的人、火辣辣的情。

第45章……633

大鼻子尿性，啥恶心事儿都干。老实巴交的荆容翔忽然不老实了，该死的猪肉炖粉条子！

第46章……649

八路军可不想做女婿，专心致志地操练，口号吼得震天响。排长说，民主联军除了不生孩子，啥都会！

第47章……663

黄鼠狼搬家，"虎力拉"横行。老赵太太痛恨自己：总也不死的女人就是老妖精。

第48章……681

大雪飞扬，汽车的引擎声盖过了不舍的哭声。乡亲们发觉，老虎窝这疙瘩确实有虎哇。

后　记……69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1章



老虎窝是处地名，最早源于猎人之口。这村落确实有虎。老虎发出的长啸，会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忽然响起，想充耳不闻都不行。老虎的吼声来自密林深处，直直地入耳入心入脑，让日月失色，让天地动容。



老金夫妇万万想不到，他们搭救的竟是辽西惯匪，日后声威赫赫的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

晌午的阳光很毒，晒得人脖子火辣辣的痛。老金女人挎着篮子，去地里给男人送饭。路边的红蓼花千枝百条，红波粉浪随风涌动。原野静悄悄的。抬眼望去，高远的蓝天上一队瓦块云整齐排列，从东北弯向西南，犹如雄奇诡异的巨蟒，又仿佛斜跨大地的

桥。走着走着，一大群白鹤骤然腾空而起，随后是不计其数的大雁和野鸭。惊骇的大鸟们扑打翅膀，凌乱的羽毛从半空飘落，雁鸣鹤唳不绝于耳。

女人止住了脚步，拨开红蓼花去看。她迟疑了片刻，离开小路向河滩走去。草甸子上没有路，却清晰地印着马蹄的痕迹。女人更觉奇怪，拧着不其灵便的小脚，边走边四下张望。一处水洼拦住了去路，女人想绕行而过，低头之际，猛地发现有人栽倒在草丛里。她尖叫一声，差点扔掉了饭篮子。女人手捂胸口，好久才缓过神来，于是扯着嗓子大喊："老头，老头，老头子……"

老金正在为大鸟们的喧闹而疑惑，忽听女人的喊声，以为遇上了野兽，抄起锄头就跑。柳树枝条刮得衣褂刺啦带响，脚下的泥水飞溅。他边跑边喊："咋啦？！咋啦？！"

一见是草窠里躺着个人，老金才松了口气儿。他搁下锄头，弯腰去看那人，去探那人的鼻息，说："不碍事，还出气儿呢。"

夫妻俩合力去拽那人，不想那人身下露出一只手枪。女人失声道："哎呀，他有枪啊！"

老金心如惊鹿，四下去看，突然道："你看，你看，那边还有马！"

顺着老金的手势女人看见，一匹枣红马从柳树丛后探出身来，马耳竖立，一双大眼里满是警惕。女人想了想，说："不像是打猎的。"

老金顿了顿脚，说："少啰嗦，先救人！"

昏倒在地的人正是张作霖，这会儿工夫醒了。他极度虚弱，头昏沉沉的，浑身乏力，耳畔回荡着女人急切的声音："大兄弟，大兄弟，快醒醒！"

老金说："呀，怕是饿的吧，快喂点儿东西！"

女人倒了一碗汤，一勺一勺地灌到张作霖嘴里。别看张作霖双目紧闭，其实内心紧张万分，又不敢去摸枪，只好那么躺着。他感到有股暖流直入胃腹，这是一种充实，更是一种力量。马蹄声缓缓而来，越走越近，小心翼翼的样子。张作霖听得出来，这是他的坐骑。好马通人性，咴咴地打着响鼻，用湿润的嘴巴去拱主人。张作

霖慢慢睁开眼，好半天才看清了两张慈善的面容。他放心了，撑起身子说："大叔、大婶，俺……"

老夫妻异口同声道："吃吧吃吧。"

张作霖吃得又急又快，一边吃边拿眼去瞄老夫妻。饭菜被吃个精光，人也有了力气，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伏地叩谢。

老金说："快别这样，谢啥！"

天上的云桥渐渐淡去，远处的雁鹤们优雅滑翔，徐徐而降。张作霖浑身泥污血迹，满头草屑，失魂落魄的模样。张作霖说他叫张雨亭，也叫张老疙瘩，采药迷路了，说得眼泪汪汪。雨亭是张作霖的字，他没敢报自己的大号。老金拉起他，说："到家歇息吧。"

张作霖隐瞒了真实的身份。三天前，他们一伙胡子[①]在威远堡附近活动，遭到官军伏击，兄弟们被打散了，仅有数骑突围，慌不择路之际，撞进了盛京围场。盛京围场俗称大围场，专供清廷行围狩猎。这里原为叶赫那拉部落的栖息地，山峦起伏，水草丰美。叶赫那拉部落被努尔哈赤剿灭，方圆数千里遂成无人区，康熙七年始定名为盛京围场。清王朝视东北为发祥地，筑柳条边封禁。盛京围场沉寂了近三百年，榛榛莽莽，獐狍遍地，犹如天地初辟。太平盛世，皇帝每隔几年就要到此祭告山陵，演练骑射。原来的围场封禁甚严，驻兵把守，严禁出人采猎，违者格杀勿论。围场四周设有十二处卡伦[②]把守，随着国力衰微加之久不行围，边禁日益松弛，围场腹地渐生人烟。

张作霖等人不知东南西北，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惊魂未定，又不知底细，四下寻路，不想偏偏撞上了卡伦守军。全仗马的脚力好，张作霖才得以孤身逃脱。惶惶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走得又饥又累。正想去河边喝水，一头栽下马来。围场深处人迹罕至，毒蛇猛兽出没，幸亏老天开眼，被老金夫妇搭救。

自称张雨亭的人收拾好褡裢，藏起手枪，在金家住下。老金用温水为他洗净伤口，撒上了大把的草炭灰。好在都是皮肉伤，并无

---

① 胡子：东北俗语，指土匪。

② 卡伦：满族语，即军事哨所的意思。

大碍。老金还吩咐女人为他换了身衣裳。马匹也得到很好的照料，喂些细草细料。一连三天，张雨亭吃饱了就睡，身体恢复得很快。张雨亭来路蹊跷，看上去决非等闲之辈，举手投足间有种不同寻常的干练。张雨亭说他家住新民县，是个兽医，专给牲口瞧病，劁猪骗马挺在行。为了自圆其说，还大段大段地背诵《牛马经》，一副熟烂于心的样子。张兽医反复说，他爹就是兽医，医术实属家传。他的表演有些欲盖弥彰了，老金的疑心加重，更加惴惴不安。救人乃积善行德之举，老金却左右为难，深怕引火烧身。可退一步来说，倘若这人真是胡子马贼，更是得罪不起，惟一的选择只有恭恭敬敬，接神送神。

老金有一双儿女，大的是闺女，名叫翠儿，女孩子家腼腆，帮着妈做事，不大抛头露面。弟弟金首志年方十六，天生的捣蛋鬼。可疑的马匹和陌生人，引起了金首志的好奇。金首志打心眼儿里喜欢那匹马，从前看到后，从头看到脚。那马可真好，鬃厚裆宽，皮毛光润，宛若锦缎，浑身枣红，四蹄皆白，连嘴巴也是雪白的。若不是爹提防得紧，他准会牵马出去遛遛。当爹的有意不让儿子和来人接触，总是想方设法把他支开。金首志人小却有心计，悄悄凑了过去，问："那马是千里马吧？"

张兽医咧嘴一笑，说："还不是，算骏马。不过，俺这马可有名堂，叫做踏雪嚼云！"

金首志问："赤兔马也就这样吧？"

张兽医摇头，说："比不上，关老爷的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

金首志点点头，说："依我看，你才不是啥兽医呢。"

张雨亭哈哈大笑："说的是，劁猪骗马，和卵子打交道有啥出息？"

金首志眼睛一亮，问："啥有出息？"

张雨亭撇撇嘴，道："乱世出英雄。"

金首志说："我知道了，你是绿林好汉？"

张雨亭又笑，说："闯江湖的吧。"

金首志追问："江湖有啥好闯的？"

张雨亭说："嘿嘿，猪圈难养千里马，花盆不长万年松。"

金首志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

张雨亭说："咦？你小小年纪的，肚子有墨水哩。"

金首志也不客气，说："念了几年私学馆。"

张雨亭说："比俺强，俺斗大的字不识一筐。"

金首志还要说什么，一见爹进来，就乖觉地溜走了。

常言道，做贼心虚。但凡走匪路的人都小心谨慎，不愿在一处久留。张兽医时刻提防，怕夜长梦多，怕节外生枝。第四天早饭罢，他擦擦嘴角说："人得食马得料，二老救命之恩，容当后报！"

老金再次打量他，终于忍不住问："大兄弟，你是做啥的？"

张兽医说："金大叔，就别问了，雨亭告辞了。"

老金不想挽留，磕打磕打烟袋锅儿，吩咐老伴说："给多带些干粮。"

在张作霖无数次逃生的记录里，这个清晨相当美好。清醇的气息在田野里弥漫，时隐时现的雾气在林间、河滩缭绕，远远近近的鸟儿婉转歌唱。老金夫妇一直送到门外，话别之际，张作霖笑着从褡裢里摸出一根金条，塞到老金手里。老金惊得跳起来，还没回过神，只见他翻身上马，一溜儿烟尘而去。

晨光熹微中，老夫妻面面相觑，身体如剪纸般微微颤抖。金条仿佛是燃烧的火炭，拿不得又放不下，老金呆了呆，说："不是好道上的人！"

女人说："我看是胡子。"

老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唉，土匪胡子义气才重呢。"

一回头，见闺女翠儿正向这边张望，满脸好奇，一双好看的眼睛扑闪闪的。

娘说："你啥也没看见！"

爹说："不该说的不说！"

神秘的张兽医从此彻底改变了金家的命运。他留下的那根金条，压得老两口心惊肉跳，寝食难安。女人怕得要命，说这可是通

匪啊，要是官府知道了，不砍头也得蹲笆篱子[①]啊。老金也怕，嘴上却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上不可告父母，下不可传儿女，咱们不讲谁知道？"女人想想也是，家在荒山野岭，不担心隔墙有耳。幸好那天早上儿子不在家，说是打野鸭去了。一说起儿子金首志来，老金心里便愁得慌。在老家海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仍送儿子读书，指望考取功名，出人头地。谁知儿子不成器，知书达礼上不长进，偏学会了哥们儿义气，到处惹事生非，逞强斗勇。打坏了哨官的儿子，惹下一场祸事。出于无奈，老金一家躲进了围场，藏身于老虎窝。

老虎窝是处地名，最早源于猎人之口，这地方确实有虎。老虎独来独往，除了偶尔见到虎的脚印以外，行踪难觅，但老虎发出的长啸，会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忽然响起，想充耳不闻都不行。只要这声音响起来，就是低沉威严的，就是回肠荡气的，就是震撼灵魂的。老虎的吼声来自密林深处，仿佛沉闷的雷声，犹如大地的颤栗。这是肃穆的天籁之音，这是豪壮的生命之歌，直直地入耳入心入脑，让日月失色，让天地动容。

老虎窝洪荒无际，人丁稀少，无官无吏，少了田赋捐税的烦恼，多了自由自在的惬意，老金遂绝了归乡的念头，开荒种地，搭房建屋。土地肥沃得冒油，收成一茬好过一茬，今年的收成更好。看着满仓的高粱大豆，吃不完的土豆白菜，心里很踏实。老金已无望子成龙之心，只巴望着儿子安心种地，早些成家立业。金首志没精打采的，处处和老子拧劲，一副对峙的架势。当爹的就生气，几次想劈掌打过去，可一见儿子的那种表情，就忍住了。儿子的眼神叫老金深感惶恐，隐隐间觉得那波光就像是牛犊的眼神，满是孤独和莽撞。儿子大了不由娘。老金无计可施，惟有祈望：娶房媳妇就好了，到时就能拴住这匹野马驹了。可是首志是弟弟，姐姐不嫁，弟弟怎可先娶？

转眼天气就冷了，大雪说来就来，全无半点迟疑。空中舞动柔曼的轻纱，群山染素，天地无声。雪过天晴，旷野宛若硕大无朋的

① 笆篱子：指监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